

〔彝族〕王子尧 翻译 康健 王冶新 何积全 整理

达思美复仇记

彝族民间叙事诗集

贵州民族出版社



达思美复仇记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周国茂

封面设计:吕凤梧

达思美复仇记

王子尧 翻译

康健、王治新 整理
何积全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出版大楼)

黔南民族包装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6印张 130千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412-0428-5/I·151 定价:3.50元

前 言

本集是继1986年贵州人民版《漏卧鲁沟的婚礼》之后的又一本彝族叙事诗集。本集所收三篇作品，跟《漏》集一样，都是根据老彝文手抄本翻译整理而成。三篇的内容各异，但同样具有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以及随之出现的令人倾倒、值得一唱三叹的儿女柔情。其中，《达恩美复仇记》和《彩云情》两篇的斗争对手都是土司、土目一类人物，说明这两篇应是元明清时期的产物，因为它们都打上了土司制度兴衰历史时代烙印。彝族古代盛行奴隶制度，土司制也是一种维护奴隶制的政体。奴隶制在不少彝地（如大小凉山），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社会制度下，奴隶主享有对奴隶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奴隶们不仅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连追求和维护纯洁爱情的最起码的权利也没有。高压是激发火花的动因。于是许多自发的、常常是孤胆拚搏和带传奇色彩的爱情斗争故事，就以长诗的形式这样地产生和流传开了。这些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既然大都伴随着残酷的拚搏，因而男主人公或是猎手，或是战士，或是普通奴隶，一般都是勇武有力、身怀绝技的年轻小伙；女主人公也大体如此，几乎都以武艺超群、敢于同恶人歹徒交手的面貌出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彝族古代的尚武精神，一方面也反映了彝族其实并不怎样歧视女性，尽管她们同男人一样都是奴隶，都是奴隶制下的牺牲品。可见若不了解彝族奴隶制这种历史背景，就很难充分理解这

些作品的内容，很难欣赏它们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之内在的美。

写到这里不禁冒出来这样一个问题，即当前有的人，也许对于过去错把整人叫斗争的情况仍然心有余悸的缘故吧，他们似乎都十分鄙弃和厌听斗争一词，一若摒弃斗争，才是最时髦最清高最民主。其实，反抗与斗争，这原是社会历史的客观存在，并不是哪个权威人物哪个神能够随意强加给历史的。说到底，难道欧美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场”就没有斗争？非也，那斗争比较起来肯定是千百倍的激烈，不过它的表现形式往往蒙上一层几层目迷五色的轻纱薄雾，叫人看不真切，一时不易觉察罢了。君不见，《孙子兵法》早已深入到实战和商战之中，风靡了全世界，这是为的什么？！

言归正传。除了前述两篇，还有一篇《可保古城传奇》。这一篇故事发生的年代肯定早于土司制时期，那时的统治都还是大大小小的君长，因而少说也应当在汉代，甚至可能比汉代更早。这当然是指故事本身而言，至于什么时候才被编成诗歌传唱，那就难说了。从内容看，这篇不是一般的爱情叙事诗。它的史实是有根据的，它发生在经地下考古证明确凿无疑的彝族历史名城可保。那时的可保、古诺、漏卧这些小邦，正处在彝族与周边其他族群和彝族内部各支系间互相残杀、互相兼并之具体而微的彝史上的“战国时代”，斗争特别激烈。这种争城而战，杀人盈城，争地而战，杀人盈野的掠夺战争，无疑是以大批奴隶（即战士）为主力去进行的，但与前两个故事不同的是，这种斗争的矛头并不是直接指向本族本部本邦的统治者奴隶主，而是首先指向外族外邦或外支系统治者奴隶主的。因此这部长诗颇有点英雄史诗的味道。这里不仅有国与国族与族的矛盾，如武家与濮人微人的

战争，可保与漏卧的长期战争；也有兄弟间争地盘和争正义的矛盾，如武阿那和那阿宗兄弟俩的战争；还有从穷兵黩武到拥护和平的自我矛盾，如漏卧君长和女将军漏苦苦的所作所为；当然也不乏作为陪衬的小人物女奴们因生活的细节而被无辜挖眼断肢的种种尖锐矛盾。因而它们必然是规模宏伟，人物众多，头绪纷繁，高潮迭起，余味悠长的一幅历史大画卷。它一面忠实反映出彝族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典型环境，一面塑造了代表正义和进步势力的英雄人物，可保新君那阿宗，以及经过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而终于心甘情愿投入那阿宗的怀抱成为君夫人的漏卧国公主、女将军、美人儿漏苦苦。于是，整部长诗既充满着伟大与崇高之阳刚美的色彩，又洋溢着纯朴、香艳和浪漫气息的柔美情调。这种天衣无缝的巧妙结合，无疑是现存彝族古代大量诗歌作品中极其罕见的艺术珍品之无与伦比的美学体现。

这里，不禁使人想到古希腊有名的英雄史诗《依利亚特》。《依利亚特》也是以希腊远征军统帅阿加门农和绝代美人海伦的爱情纠葛为主线而展开的。不过海伦在古希腊史诗中所处的地位完全是被动的，她不管是落到东方特洛亚王子的手里，还是回归希腊而落到了胜利者阿加门农手里，他的地位实际等同于奴隶，像一只美丽而又可怜的羔羊，左右不过是奴隶主们血腥争夺的猎获物。古漏卧国公主、女将军漏苦苦则不同，她自始自终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她不仅敢于和自己的兄长、漏卧国的国君抗争，掳把漏家军的指挥大权从她讥之为败将的漏君手里拿过来而成了名符其实的漏家军统帅，而且还凭这支精兵生擒活捉过敌国统帅那阿宗，并豁达大度地又把他放了。尽管她后来终于投到那阿宗的怀抱而成了可保

敌国的君夫人，但那完全是出于维护了女性尊严的独立自主的决断，而全然不是任何形式的逆来顺受。诚然，她毕竟是战败了的，正如曾经被她战败过的那阿宗一样，都曾经或正在成为阶下之囚，而阶下囚是绝对不会有任何选择的自由的！话虽如此，可是凭着漏姑娘的勇武超群和她那股视死如归的烈性，若不是她早已被那阿宗的博大胸襟、高尚品格和风流倜傥所折服而油然萌生了真正的爱慕之情，那么“有死而已”，女将军是能够说到做到的；这就是说，那阿宗的武力可以战胜她，但通过武力威胁却断断折服不了她的志气和芳心，断断得不到她的爱情。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也就是这部史诗和史诗中两位主人公弥足珍贵的可爱之处吧。

——整理者

1993年8月17日

目 录

前 言..... (1)

达思美复仇记..... (1)

彩云情..... (92)

可保古城传奇..... (122)

达思美复仇记

序 诗

月琴叮咚入耳，
口弦呜咽含情，
琴呀弦呀声连声，
我唱段美美的传奇
大家来评。
一不唱洪水泛滥
淹灭了天下；
二不唱笃慕俄弟兄
盗马出天门；
三不唱蜘蛛牵线
织天织地织云彩；
四不唱孽龙搅水
山摇地动黑呀黑沉沉……
唱只唱彝家姑娘达思美，
她小小的年纪
斗土司报父仇留下了英名。

一、美丽的梦

在那古老古代，

在很久很久以前，
娄畴地方住着一户人家，
夫妻俩只会种地耕田。

男的名叫苦宝阿由，
女的名叫吐几舍赛，
他们都勤劳善良，
交租上粮哪敢懈怠。

不管他们多巧多强，
家里还是穷得发慌，
吃了上顿又愁下顿，
糠糠菜菜度着时光。

若问穷人怎么会穷，
先讲老财怎样会富：
这里住着一位官家，
他是娄畴的土司，财主。

娄畴全境的好地哟，
都被土司老财占有；
穷人谁不租种他家土地，
谁不给他当马做牛！

穷人们种地交租，
官家还不满足；

又兴出几多花样，
没完没了要他们服役。

他们白白给官家服役，
怎奈官家生性残酷，
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打了你还不准你啼哭。

就这样还不如官家的意，
半点差错就得当心肉皮，
不打死也要叫你伤残，
不然就将你卖到外地。

且说有天晚上月色朦胧，
苦宝阿由做了个梦，
他梦见一只大鸟，
不知是凰是凤。

这只大鸟真是好看，
闪亮的羽毛五彩斑斓，
它一飞飞进苦宝的家，
犹如彩虹天降叫人目眩。

忽然又如春雷震震，
把苦宝从梦中惊醒，
他从床上坐了起来，

回忆着梦中的情景——

他想这梦好不稀奇，

到底是福是祸？

等到明早妻子醒来，

一定叫她给我破破……

清早不等天明，

吐儿舍赛早已睡醒；

苦宝阿由请她破梦，

她听了更加吃惊！

吐儿舍赛对他说道：

“我也得了同样的梦兆——

我梦见一只金鸟，

它飞翔在高高的云霄；

“这金鸟忽然从云端降下，

不偏不斜一头飞进我家；

它的尾羽拖着七彩虹霓，

又绚丽又叫人骇怕。”

“这美丽的鸟儿可乖，

它欢叫着轻轻投入我怀；

我心中一喜立刻惊醒，

正揣摸是福还是祸胎？”

“阿哥呀我的阿哥，
你见多识广人又灵活，
还是你来圆这个梦吧，
逢凶化吉全凭你说！”

苦宝阿由笑着答道：
“还是我妻心灵智高，
这梦定要你来圆详，
你说说这是什么征兆？”

夫妻俩猜了半天，
梦兆还是难圆；
苦宝阿由便说，
“何不请个先生算算？”

夫妻双双找到一位先生，
都说他算命算得真准。
“高明的先生呀先生高明，
请给我们圆圆梦再算个命？”

先生听了慢慢睁开眼睛，
打量了面前的这两个人：
这是一对勤劳和善的男女，
应当让他们的心灵得到安宁。

先生便好言相问，

“你们都梦见了什么情景？
快说来我替你们圆详，
吉凶祸福一言分明。”

夫妻俩各人将梦说了一遍，
那先生便翻书掐指细算，
按五行还有八卦，
一五一十把梦来圆。

先生笑盈盈地开言：
“这个梦呀可不一般，
你俩年近四十还无一男半女，
如今可好，喜事就在眼前。”

夫妻俩将信将疑又问先生，
“若是这样可真叫人高兴！
只是婚后二十年都不生养，
如今怎么会有喜事来临？”

先生不慌不忙将他们指点，
“大嫂有所不知请听我言：
这鸟不是什么大鸟金鸟，
是金凤凰投到了你胸怀里边。”

“都说梦见星星要生男儿，
梦见凤凰要生女郎；

如今你凤凰入怀正是吉兆，
明年一定拣个美貌的姑娘。”

苦宝阿由夫妇二人，
听了先生的话格外高兴；
他们同样怀着美丽的梦，
边走边谈不觉到了家门。

二、穷家凤凰

那事过去不到一月，
说来真也奇怪，
苦宝的妻子舍赛，
不知不觉便已怀胎。

到得第二年春暖花开，
吐几舍赛的孩子生了下来，
果然是一只金凤凰呵，
多乖多漂亮的女孩！

乖女娃特别灵巧，
生下来就望着人笑，
逗一逗教一教立即学会，
“阿爸，阿妈”喊得满好。

四邻看了谁不夸赞，

阿爸阿妈更是喜欢；
都说“你家真是出了凤凰，
凤凰展翅将来怕不上天！”

按照彝家的古老规矩，
孩子生出三天要宰鸭杀鸡；
可是苦宝家说来可怜，
不光没有鸡鸭也无油无米。

这都因为官家的心太狠，
什么都被他们搜刮干净；
不用说鸡鸭牛羊——
连稻草也不多留一根！

苦宝一面安慰着妻子，
一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四十岁上养个独女花花，
怎能让她空自欢喜！

祖宗八代的古老规矩，
不用鸡鸭怎么说不过去——
鸡，总不能不杀，
鸭，也是要杀的！……

苦宝转来转去无路可走，
苦宝想去想来没有主意；

还是只有去求官家，
去找官家商量计议。

苦宝出了自己家门，
去找官家求情——
求求官家借鸡借鸭，
要请官家行好开恩。

苦宝进了官家大门，
好不容易才把来意说明——
“老爷若肯借鸡借鸭，
苦宝我感激不尽。”

狠心的官家鼻子哼哼：
“苦宝阿由你细听分明——
要鸡要鸭只管拿去，
你是给金还是给银？”

“官家老爷请开开恩，
苦宝就是缺少金银。
只因我女人生了娃崽，
要杀鸡宰鸭这是真情；”

“只要老爷借鸡借鸭，
多少金银我都担承；
等到秋后粮熟，